

滴血櫻花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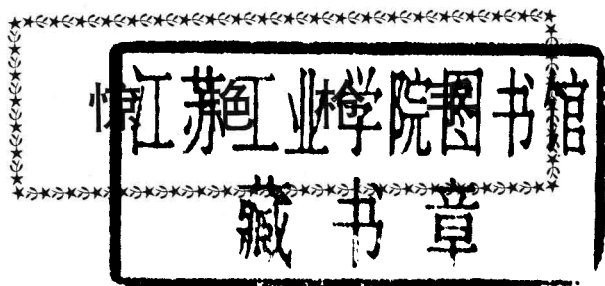
惊艳枪手

日
渡边加美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渡边加美精品·滴血樱花系列



(日)渡边加美 著
杨 军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责 编:于二辉

渡 边 加 美 精 品

*

滴血樱花系列

[全 6 册]

惊 艳 枪 手

(日)渡边加美 著

杨 军 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保定市晨光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48 印张 1100000 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I S B N 7—206—02217—0

G·523 价:全套 45.60 元

内 容 简 介

秋云大义是一位刚直不阿的警长，他对于犯罪分子，有一种嫉恶如仇的心理。而且，他平时最敬慕世界各国那些身手不凡由其对男盗女娼、艳情凶杀案件有特殊侦破能力的警察与侦探，对于他们亲手侦破的各种神奇案例，了然于胸，并且运用于自己的实践中。因此，警察同行们都尊敬地称他为惊艳枪手。

秋云大义接手了一件错综复杂的案件。一连有好几个人被杀害，但却找不到真正的凶手，即使有疑犯，他们却都证据确凿地没有作案时间，杀人的时候，他们竟都无一例

外地不在现场！

经过艰难的取证，案情终于初现端倪，可是，上司却突然命令秋云大义放弃此案，这其中显然大有文章……

岂能就此罢手？于是，他顶住重重压力，顽强地继续侦破，终于取得成功，原来真凶是……

目 录

第一章	骚乱	(1)
第二章	奇杀	(75)
第三章	私情	(98)
第四章	隐匿	(127)
第五章	困兽	(156)
第六章	毁尸	(186)
第七章	决胜	(221)

第一章 骚 乱

1

秋云大义警部正斜倚在床上，手里捧着一本侦探小说，正看得入神。

《水壶口上的金牙》，小说的题目就是这样写的。因为讲的是日本国内的故事，所以他看得很认真。

小说是这样写的：

近年来，东洋纺织公司的业务很兴旺。公司出品的金字塔牌女袜，几乎成了全日本家喻户晓的畅销品。经理浅田米造为了发展产品的畅销势头，打算铸造一具金字塔模型，安放在公司大厅里，以吸引更多的客商。他对此事颇为重视，不仅认真看图样、选材料，还亲自到铸造工厂商谈具体事宜。

五月二十二日下午，他坐进轿车，对司机香取秀男说：“到户田桥去！”他此行就是到户田桥附近的一家铸造工厂看金字塔铸件模型样品的。

司机香取是个沉默寡言的青年，他虽然给经理浅田开车多年，但对浅田的身世却知之甚少。这次到户田桥是第一次去，他不认识路，只好扭头问经理：“经理，到铸造厂去的路，你熟悉吗！”

浅田说：“你没去过？啊，我忘了，上次是厂里派车来接我去的。好吧，你只管开车，我会告诉你的。”他说话时，满口牙齿闪着金光。公司里的人都知道，经理的身体很健康，可是牙齿早已损坏，所以镶了金牙。

经理对这一带的路径很熟悉。香取秀男从经理的闲谈中，还发觉经理对铸造这一行当也很内行，他说他能看出铸件的金相结构，进而了解合金的配方，所以他要亲自去看看样品。香取想，经理也许从事过铸造业吧？

到达户田桥已将近傍晚了。浅田叫香取将车停在大路边，说：“前面是小路，车开不进去了。”

可能是小路上泥沙太多，香取看见浅田裤管挽上了一圈，露出了小腿上的斑斑伤疤。香取想，经理可能也是穷出身，要不，腿上哪里会有那么多伤疤？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左右，有个人走来，拍拍车窗玻璃，问：“你是浅田经理的司机吧？”

香取看见一个黑黝黝的中年人站在车外。这人说：“浅田经理让我告诉你，他乘微型汽车去看铸件了，办完事，厂里将派汽车直接送他回公司。你先回去吧。”说罢就走了。

既然是经理的吩咐，香取就将轿车掉过头，驶回东京。因天色已晚，他懒得再回公司，他就将车直接开回了家。

谁知第二天一早，他还没上班，公司就来电话找他。他急忙赶到公司，在办公室里，几个副经理聚在一起，神色严肃地问：“浅田经理没乘车回来吗？”

香取就把昨天的事儿说了一遍，焦急地问：“经理没回来吗？”

经理们异口同声地说：“看来这事可有些麻烦！”原来，昨天上午就约定，当晚 10 点要碰头的，可是至今未见经理回来。

这时，香取也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想：如果经理不明不白地失踪了，自己是有责任的呀。

公司不敢轻易报案，派人四出寻找，但仍无不落。五天后，公司只好向警方报案。警视厅的十善警长带了随员来到公司，首先向香取了解情况，问道：“你说有人让你将车子开回来，那人是什么模样？”

香取回忆道：“那是个黑黝黝的中年男子，很瘦，说话的声音有些嘶哑！”

其实，十善警长已派人到现场调查过了，户田町一带并没有微型汽车的车迹，而且根本没有什么铸件工厂，显然是浅田上了别人的圈套。这件事，司机香取在无人证明的情况下，属涉嫌者。但从另一方面看，既然那人声称是浅田让香取开车走的，这事似乎也不能过多地责怪香取。然而，“目击者最可疑”。十善警长神情严肃地说：“香取先生，你是当事者，这个案件务必要请你协助到底。”

香取点点头，说：“经理的失踪，我感到内疚，警长先生，请让我加入你们的侦察行列吧！”十善警长点头同意。

十善警长回到警视厅，和琦玉县警察署作了联系，向他们了解户田町的居民情况。琦玉县警察署对户田町作了全面的调查，经过排比，认为有一个名叫关内市松的中年男子很可疑。户田町最近搬家离村的有三户，关内是其中之一。此外，关内这人很怪，已四十二岁了，还是独身一人，据说他

沉默寡言，不与人多交往。他租住的简陋木屋，离浅田经理失踪的地方很近，只有 20 分钟的路程。他们把这些情况向警视厅作了报告。

十善警长分析了报告，认为关内市松确实可疑。很可能他就是那个叫香取将车开回去的中年人。必须要摸清此人的来龙去脉，才能对案情作出进一步的判断。他觉得，浅田经理的失踪与铸件有关，而根据香取的报告，那个中年人黝黑的脸容和嘶哑的嗓音，很象是个铸工，所以调查必须从铸造工厂着手。虽然户田町并没有铸造工厂，但离此不远却有一个以铸造业为中心的川口镇。十善警长当天就带了助手赶到了川口镇。

与此同时，司机香取也开始了独自的侦查工作。他回忆着那天经理在汽车中谈到铸件的质量问题，以及浅田经理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经历，或许从他身世可找到失踪案的一点线索。于是他向公司的一位老职员了解到，浅田经理的老家在轮岛市的名舟村，他就驾车赶到那里。

浅田经理在名舟村老家已没有什么亲人，只有一位堂叔还健在。老人见香取是公司的人，赶紧问道：“派出所的人已经过来了，说在东京的米造失踪了，我一直不放心呐——究竟是怎么回事？”

香取安慰道：“经理可能有事外出了，不久就能回来的。我到此就是想向经理的熟人，分析经理可能到哪里去了。”

老人摇摇头说：“他十三岁就离开了村子，这儿没有他的熟人。”

香取进一步问：“经理从小离家，那总是有谁带着他出

门的吧？”

老人说：“他先跟一个在寺庙里干活的木匠学手艺，后来又到铸造工厂去当学徒。”

香取听了，暗暗高兴：经理果真与铸工有关！难怪他对铸造业那么熟悉。他又问：“老人家，你知道经理腿上为什么留有那么多伤疤？”

老人想了一会，说：“啊，那可能是一次工厂失火造成的吧？”

香取心中的喜悦又增添了几分。他匆匆告辞，按照老人和指点，就去寻找那个木匠。一打听，木匠已于前几年去世了。调查又中断了，剩下的线索，就只有木匠在神户呆过的胜林寺。香取又马不停蹄，到远在神户的胜林寺去打听。

再说十善警长在川口镇也取得了进展。他通过调查，了解到确实有一个叫关内市松的人，在一家大铸造厂下属的分厂当炉前工。23日那天，他提早来上班。等到别人来上班时，他已在熊熊燃烧的熔铁炉中填好了料。不久他就开了铸铁分厂，不知去向，厂方也正在寻找他哩。

十善警长了解到这一情况，不由紧张起来。他已考虑到了最坏的结果：那个名叫关内市松的炉前工，设法绑架了浅田经理，也许已将他作为填料，装进了炉子中。这火炉可以把人体连骨头都熔掉，不留下一点痕迹的。他进一步追寻线索。他又到乡村四处打听。后来据一位农民反映，他在23日的清晨从远处看到有个人扛着一只大木箱在小路上行走。因为天色太早，看不清那人的面目和箱子的颜色。但有个箱子在移动，那是确定无疑的。如此看来，浅田经理被关内市

松装进化铁炉熔化掉的可能性又增大了。十善警长当机立断。他以警方办案为由，命令铸造分厂的厂长，将 22 日到 24 日三天内所浇铸的成品全部冻结，已经售出的全部收回。

这个厂长见本厂的职工失踪，现在警方坐镇侦查，哪有不遵从之理？他们立即照办。在 22 日浇铸的是烧水壶，共三百只已全部发运到五金批发商那儿去了。事不宜迟，立即派人去追回，但只追回 279 个。另外 21 个已由商店售出不知去向了。十善警长是个机灵的人。他听说浅田经理有一嘴金牙齿。于是他命令厂方将回收的 279 个烧水壶重新熔化后压成薄板，想从中检查出是否有浅田经理的金牙齿。因为金子是不易熔化的。

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

此时，香取已到了神户的胜林寺。他找到了一位当家和尚。和尚还记得那个木匠带着一个小学徒的事，并且也知道有位铸工师傅收了那个小学徒。铸工师傅是庙里的施主。后来翻阅化缘名册查到此人叫松繁太郎，住在大阪工郊区松林村，香取得到了这个线索，又往大阪松林村，终于找到了年迈的松繁太郎。

香取说道：“唐突地前来拜访，只是想请问一下有关浅田米造的事。从前，他曾拜您为师，并在您手下干过活。”

老人听了，惊喜地说：“你说的是浅田米造吗？他现在是东京东洋织品公司的经理了。这里也销售这家公司出品的金字塔牌的袜子。”松繁太郎的记忆力很好。

香取进一步问道：“我就是他公司里的人，想了解一下

浅田经理干铸工时的情况。”

老人皱着眉毛问：“你想知道什么？”

香取问：“浅田经理小腿上的伤疤是什么时候留下的？”

老人“啊”了一声，说：“那是烫伤的。那时候，他正在一家衡衡量器厂工作，有一天，铸造部发生了火灾，浅田受了伤。伤好后，他就到别处去了，与他同时离厂的还有一个叫关内的铸工。”

香取一听，忙问：“那个关内是什么人？”

老人说：“关内也是我的徒弟，和浅田是师兄弟，同在衡器厂当铸工。失火后不久，他们同时失踪了。现在才知道，浅田发财了，当了大公司的经理，可关内一直下落不明，这事儿，他的弟弟也来问过我。”

香取一听，不由一阵紧张，他脑子里立即浮现出那个叫他将轿车开回东京的黑黝黝的中年人。他忙问：“是不是一个四十二三岁模样，长得很黑很瘦，嗓音有些嘶哑的人？”

老人点头说：“是的，你说得一点不错。怎么，你见过他？”

香取感到无比兴奋，忙说：“我没见过。你能告诉我关内弟弟的名字吗？”

松繁太郎只记得哥哥的名字叫关内照松，可他弟弟的名字怎么也记不得了。

香取提醒道：“关内兄弟是什么地方人？”

老人说：“他们和浅田是同乡，不过不是在一个村，隔得不远。好像叫小木町。”

香取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就回到东京。他立即赶往警视

厅。十善警长见到他，一改以往对他怀疑的态度，友好地详细地询问了他调查到的情况。两人将材料一综合，得出结论：当年跟浅田一同失踪的人叫关内照松。他的弟弟叫关内市松。而这关内市松就是凶手。找到关内市松，也就算破了案。于是，两人决定继续寻找关内市松。

十善警长根据香取提供的线索，来到石川县小木町。这里刚发生过一个自杀案件，自杀的人正是他要寻找的亲内市松。

关内市松在村外小树林里自杀的，身边留有一封遗书。小木町派出所刚处理好这件事，还未及时上报，正遇上十善警长来到，他们就把关内市松的遗书交给了十善警长。

关内市松在遗书中写道：三十年前，我哥哥关内照松和浅田米造同在衡器厂当铸工。衡器厂失火，浅田被烫伤了，引起了许多人的同情和亲切，但我哥却告诉我：当时浅田趁火打劫，偷了锡。三天后，我哥哥就失踪了。我把哥哥对我的话告诉了厂方，但没有证据，当然不被理会。不知浅田向厂里说了些什么，厂方反而怀疑我哥哥偷了锡逃跑了。以后浅田离开了衡器厂，不知去向。

我四处打听哥哥的下落，总是打听不到，渐渐地，我形成一个信念：我哥哥是被浅田装进化铁炉里熔化掉了，只有这样，才会不留下一丝痕迹。

不久前，我从报上看到了浅田的消息，他当上了大公司的经理。后来，我就到公司大门外去守候他。他还认识我，居然对我不存戒心，可能是为了减轻他的罪过，他把金字塔的模型交给我来做样品。我就利用请他来看样品的机会，把

他引诱到户田桥附近我的家中。我有意对他说，我是用锡做的模型。他听了，脸色苍白，颤抖不止。我骗他，希望他只要说出真实真相，我就饶了他。他上当了，跪在地上，说出了事实真相，我那可怜的哥哥，是被他丢进炉子里烧掉了。——我没饶他，我要为冤死的哥哥报仇！我用绳子将他勒死，装进木箱里。然后我又匆匆赶到路边，打发他的司机开车回去。说这些，我希望不要怀疑他的司机。

第二天清晨，我将木箱扛到工厂，工人们还没上班，我就用浅田当初对付我哥哥的办法，将他装进炉子里熔化掉了。当看砂型时，我才想起没有及时处理掉浅田的金牙，我只得离开了工厂，返回故乡。

我想到，我要办的事已经办了，而且，金牙的事迟早会暴露，所以我就将自己打发了。面对这个世界，我再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

十善警长带着这封信回到东京不久，就看到报上登了一个奇闻：一家装订厂新买了一个烧水壶，但烧了才两天，壶嘴碰落了。装订厂的老板娘抱怨水壶质量太差。但当她仔细观察破裂的地方时，突然发现上面镶着一颗金牙……

十善警长看到这条消息，立即冲出门去，赶往那家装订厂。但当他一进厂门，只见正在帮助警视厅回收烧水壶的香取，早已赶到装订厂，拿着烧水壶和掉落的壶嘴和金牙，走了出来。两人见面，也不多话，朝着警署去了。

他们将以此为证，了结此案。

看到这里，秋云的困意上来了，他走进浴室，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

这时，家里的电话铃响了。

“我来接”

刚从浴室出来的秋云大义，只在腰上围了一条手巾便冲到起居室，穿着睡衣的女儿美惠子正准备接电话。

（不知又发生了什么事）

秋云的裸露的脊背上感到一阵轻微的颤抖，这不只是因为渐近十二月的晚秋的深夜的寒冷。

“刑事长，对不起，这么晚了打扰你。”

刑警长是在警察社会里对警察部长这个职务的称呼。在大阪府警搜查一科里供职的秋云，论等级的确是警察部长，但对他用这个与常人不同的人称呼，“刑事长”的却只有两人，一个是同在搜查一科的年轻的山口，另一个是曾在搜查本部事件中的搭档东乡勇。

“怎么了，东乡勇？”

山口和东乡勇的声音是很容易辨别的。

“多少遇到了些麻烦。”

东乡勇的声音有些无精打采。

“不管什么说出来听听，我在这儿好好听着呢。”

秋云几乎忘记了他只裹了一条手巾。

“出事了”

东乡勇在今年十月的人事调动中，从中央区的御堂筋署调到了西成区的爱邻署。东乡勇是个正直诚实的人，曾和他的恋人女警察滨丘悦子一起，到秋云家来告诉他调任的消息。“这是我成为刑事的第一次调任，我一定要在新天地里好好努力”——二十六岁的他雄心勃勃。让秋云想起了二

十年前的自己。那时秋云如愿以偿，当上了便衣警察。在自己的警察记事本的背面写下了“只有抛弃自我才有翻身的日子，”此后一直从事刑警工作的秋云，一直没有忘记当初的决心。“是这样，我们署，决定取缔爱邻区的货摊子。

这件事情，秋云也知道。

在日本第一的工人街区——爱邻区。在大约八百米见方的区域里大约有二万一千名工人在简易旅馆等处生活着。以这些工人为买主的露天店铺，早上一大早就排列起来。卖衣服、杂货这些生活用品。到了傍晚，“醉一回”等的摊子也摆出来，据说有近一百家。

影响救护车的通行、妨碍交通的呼声传到了府警本部，也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因为这里有可能成为暴力团的资金源地，爱邻署决定把这里的货摊子全部拆除。

“今天下午，我参加了拆除工作，和工人们发生了冲突。”

“是不是工人们对于拆去货摊反对强烈？”

“是的，他们说不要剥夺我们的生活权利！”

“原来如此。”

“我也不是不明白他们的理由，可这是署里的方针呀。”

川多喜的苦恼，通过电话线传了过来。

“拆除是昨天开始的，听说了这件事的工人们，今天专等我们来。”

“噢。”

“我们把拆除警告书往摊子上贴的时候，工人们就把我们包围了。他们说：‘三年前是西成署，现在则轮到爱邻署是